



乱世飘零

陈默 |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小说

乱世飘零

陈默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飘零/陈默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7.12

(浙东作家文丛.第5辑/李浙杭主编)

ISBN 978-7-80743-161-9

I.乱... II.陈...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9197 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5辑)·乱世飘零

本册作者 陈 默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79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刘怀中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003千(本册字数256千)

印 张 248(本册印张21.25)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161-9

定 价 385.00元(全十六册)

内容提要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个风雪之夜,齐明的太太梅芸生了个外貌丑陋怪异的儿子。齐明听信老道之言,认定是灾星降临,趁梅芸因难产昏迷之际叫女佣苏叶将婴儿丢弃……

抗日战争爆发,常和利夫人宁江娇和欧阳黎领着已初通医道,时年十四岁的儿子正平,携带祖传医书转道天津前往宁波老家避难。途经长江口遇战事被迫流落渔村,欧阳黎因病在渔村去世。宁江娇和正平被迫改乘货船继续前往宁波,不料货船在舟山被日本鬼子击沉,宁江娇遇难。漂泊在大海上的正平被白齿孤岛上的和尚所救,并随高僧学医习武。

刚满十八岁的正平在佛星山济清寺意外获得一个神奇的“百草精灵膏”古方,为研制这个能治几十种疑难杂症的药膏,他上岛进山历尽艰险终于研制成功,并与海岛姑娘芜苾相爱。解放前夕,正平和常和利在宁波药行街开了“正和堂”,期间,研究出了一套运用中药治疗恶性肿瘤的方法。

正当事业辉煌家庭团圆的时候,由于情敌迫害,正平蒙冤入狱,于宁波解放前夕越狱出走,从此在人间销声匿迹。

故事起伏跌宕曲折离奇。

目 录

第 一 章	雪夜弃婴	001
第 二 章	痛寻失子	008
第 三 章	东海沉冤	017
第 四 章	孤岛寄生	027
第 五 章	蒙药灭寇	041
第 六 章	高僧传艺	053
第 七 章	惊获神方	068
第 八 章	少女求医	081
第 九 章	渔家留情	092
第 十 章	离岛避难	103
第十一章	妙手扶伤	116
第十二章	巧治顽疾	127
第十三章	净寺喋血	137
第十四章	汉奸告密	148
第十五章	情敌施暴	158

第十六章	深山奇遇	167
第十七章	归途遭劫	179
第十八章	山姑营救	188
第十九章	匪巢脱险	199
第二十章	名医相助	211
第二十一章	父子重逢	220
第二十二章	丹毒迷心	229
第二十三章	药街开诊	239
第二十四章	炼就珍宝	251
第二十五章	诠释疑症	260
第二十六章	真情告白	270
第二十七章	恩怨并聚	283
第二十八章	雨夜劫难	293
第二十九章	身陷魔窟	305
第三十章	含冤受辱	316
第三十一章	红尘匿迹	324

第一章 雪夜弃婴

今天的将军府不同寻常，全府上下都处于高度的紧张和无序的忙碌之中。齐明和专使接生的女佣顾妈焦虑不安，特意从中药堂请来的大夫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女佣苏叶、石兰和小茴香更是忙碌得晕头转向。

齐明的太太梅芸怀胎十月，今天正是分娩的日子。她从早上开始出现阵痛，一直痛苦地挣扎到现在还不见胎儿出来。

掌灯时分，梅芸由低声呻吟到惨烈的嚎叫。脸色时而涨得通红，时而又惨白如纸，豆大的汗珠不断滚落枕头。双手在床杠子上乱抓，把红木凉床的门面扳得“吱吱”作响，下身不断渗出带着血丝的羊水。

齐明不停地在客厅里踱着方步，捧着个烟斗“吧嗒、吧嗒”地吸着，等待着产房那边的消息，焦急而凝重的脸上透出几分欣喜和几分担忧。齐明也偶尔去产房瞧瞧，但毕竟男女有别，一个大老爷总不宜长守在产房，好在有顾妈。

齐明的父亲曾是清末时期的武官，戎马一生，终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在齐明十一岁那年去世。齐明从小受父亲的影响，眼看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十八岁时他毅然投笔从戎。目前虽只是一名校级军官，但因长时间居住在父亲遗留下来的将军府，又同为军官，人们习惯上也叫他将军。

梅芸出身书香门第，从小接受良好教育，具有名门闺秀的典

雅又有现代青年的开明。高挑的身材亭亭玉立，一刀齐的学生发乌黑发亮，白净细嫩的瓜子脸上配上了一双会说话的丹凤眼，挺直的鼻梁小巧的嘴无不令人赞叹，两人一见钟情定下终身。梅芸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聪明贤惠，性情也温和，平时吟诗作画样样会，还写得一手好字。四年前和齐明正式结婚。

窗外，雪还是一个劲儿地在黑茫茫的天空中飞舞，纷乱的雪花无休止地在眼前插科打诨，使人眼花缭乱心烦意乱。

梅芸还是那么痛苦地惨叫着。府上最年长又擅长接生的女佣顾妈打开一小布包，从里面取出剪刀在取暖用的炭火盆上烤了一烤；整理好纱布、棉絮和毛巾，又备了一大盆热水。随时准备迎接即将降生的小生命。

苏叶不停地往火盆里加炭，生怕冻坏了太太梅芸。石兰和小茴香既紧张又害怕，站在产房门外小心地等候着差遣。

随着一声惨烈的尖叫，顾妈兴奋地叫出来：“出来了！太太，再用点儿力！”顾妈一手握着新生儿的双腿轻轻地往外拉着，一手熟练地挤压着梅芸的下腹：“对，用力！出来了！”

顾妈麻利地操起剪刀剪断婴儿的脐带，用纱布抠了抠婴儿嘴里的黏液，捏着婴儿的双腿将婴儿倒提起来，在婴儿的屁股上拍了两下，只听得“哇”的一声，婴儿啼哭了起来。这高亢的哭声中隐约透出几分狼嚎般的凄厉。顾妈用热水小心地擦洗婴儿身上的血迹和黏液；苏叶忙拉起被子盖住了梅芸血水淋漓的下身；石兰颤巍巍地跑到客厅叫齐明；一直等候在门外的大夫进产房来给梅芸诊脉。此时的梅芸因过度的疼痛和失血已昏死过去。

齐明大步进入产房，顾妈、苏叶和大夫忙闪开两边。他欣喜地问：“是什么？是小子吗？”顾妈点了点头。他看了看自己的儿子，脸色顿时凝重起来，两道眉头即刻紧锁在一起。只见新生儿右侧的脸部沿鼻子覆盖着一块手掌大小粗如麻衣红似猪血的血瘤。齐明用犀利的目光扫了一眼大夫和顾妈急切地问：“这是怎么回

事？”大夫像吃了一记闷棍，他从未见到过这么又红又大又粗糙的皮肤，像是血瘤又像是胎记，好像又都不是。他一下子作不出合理的解释，只是含糊其辞：“将军，这，这也许是太太怀孕时经常心情不好，气血受堵，阳虚阴亏过盛所造成的。”

“你别跟我解释，我只问你能不能治好？”齐明的语气十分严肃。“将军，这，这是胎里毛病，能不能治好只得看孩子的造化了。”大夫搪塞道。

齐明回想起半年前一位老道曾经对他说过的半年后齐家将有灾星降临，小则鸡犬不宁，大则遭受血光之灾的一番话不禁毛骨悚然。他方墩墩的“国”字脸上两道剑眉紧锁，摸了摸几天没刮的络腮胡子，猛地吸了几口烟脱口而出：“怪胎！怪物！是灾星！”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

“怪物？灾星？老爷，怕，怕没那么严重吧？要是，要是真的治不好，唉！这，这以后可怎么见人？”顾妈战战兢兢地说。

齐明凝视窗外，大团大簇的雪片纷纷粘贴上窗户玻璃，然后又悄悄滑向窗台，渐渐地堆积的雪足有一尺多高。雪下得让人有些担忧，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没停过，真有点儿压垮古城之势。回眸孩子，像红皮狸猫，臃肿的血瘤随着婴儿因挣扎和怪叫而扭曲的小脸微微颤动。

“扔了！”一个低沉而有力的声音随着一股股浓浓的烟雾在齐明的口中蹦出。

顾妈急忙护住婴儿，好像婴儿会突然消失似的，面对一脸怒色的齐明担忧地说：“阿弥陀佛，将军，他毕竟是一条生命呀？说不定，说不定这红斑慢慢会褪。”齐明威严的目光盯着大夫，大夫胆怯地摇了摇头。女佣们被将军凝重的话语和将军威严的神态吓得不知所措，傻呆呆地愣在一边。

烟一股接一股地从齐明的嘴、鼻孔窜出，空气似乎凝固了，只有“吧嗒，吧嗒”齐明两片嘴唇的碰击声。

顾妈深知将军的脾气，她恳求道：“将军，总得让他吸口奶，空腹来世不能让他空腹回啊！将军，等太太醒来，让他们，他们母子俩见上一面吧？”顾妈想用拖延时间的办法来改变齐明的决定。

齐明看了一眼昏迷的梅芸，上前一步搭住梅芸的额头：“大夫，她这是怎么啦？有危险吗？”

“将军，太太胎位不好，倒位临盆阴门损伤较大，出血多精力耗尽，暂时还不能醒来。不过，您不必紧张，应该不会有危险的，我这就给她开服药，不出两时辰会醒来。”大夫看着齐明焦急的脸色胆怯地答道。

齐明丰润的鼻翼被满腹的怒气冲得微微扇动着，他几近吼道：“少啰唆，利索点儿！”大夫自然不敢怠慢，急忙将写好的药方小心地交给齐明过目，齐明随即叫侍卫速去药铺抓药。

“呜哇！”“呜哇！”婴儿不停地怪叫，张开小嘴卷起粉色的小舌头做吮吸状。

“苏叶，去拿点黄连、泡些糖水来。”顾妈的声音轻而急促。

不一会，苏叶端上一小碗红糖水和一小碟黄连，顾妈用筷尖蘸了一点黄连在婴儿的舌面碰了一碰，婴儿喷了喷味随即皱起眉头又放声大哭。她又舀起一小匙糖水贴在嘴边吹了吹气、探探冷热，小心地喂到他的小嘴里。

齐明这才仔细地看了一下婴儿的容貌：天庭饱满，地角方圆，眉尾上扬，鼻梁挺直，延承了他的阳刚之气；双目灵气四射，微微上翘的小嘴沿袭了梅芸的灵秀与睿智。他的内心非常矛盾：要不是……唉！得一个小子实在不容易，结婚四年，每次总怀不到两三个月，难道真像梅芸说的是自己没有节制造成的？男人到底要怎样节制？好不容易生了这么个小子，留下吧，这相貌这哭声分明是个灾星，就算将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长了这么张吓人的怪脸以后怎么见人？我们的脸又往哪搁？身材魁梧的齐明不停地吸着闷烟踱着沉重的方步，踩得产房的地板“嗵嗵”作响。片刻，他扫视在

场的人,这神态像是在征求意见又像是在物色人选。最后终于忍痛作出决定:“扔掉!灾星降临必是祸!苏叶,这小子就交给你了,趁雪夜把他给我扔了,越远越好!我不想再见到他!”

“将军,那太太醒来该咋对她说呢?”顾妈恐慌不已。

“都给我听好了,这件事情谁也不许张扬!要是有人问及此事就说太太生了个死胎,事情真相必须守口如瓶,谁胡说八道走漏风声,让太太知道我定饶不了她!”齐明有力地挥了挥手,宽阔的嘴唇里露出两排紧咬着的被烟熏成灰褐色的牙齿。

苏叶抱起只穿着单薄黄棉袄的婴儿,看看左右无人急步出门。隐约中,将军府三层的小洋楼像一叶孤舟,在茫茫的雪海中飘忽摇晃。她漫无目的地穿街钻巷,脑子里一片茫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阵阵的寒风使她渐渐清醒过来:在这样的风雪之夜,只要将他随便往路边一丢,脆弱的小生命就算不饿死也会很快被冻死。她不忍心将这条小生命就这样丧在她的手中,但她不能违背将军的命令。

走出一段路,苏叶找了个避风的墙角把襁褓一丢转身就走,迫于将军的虎威只能这么做,可这小子不知为什么“呜哇”“呜哇”一个劲儿地哭。苏叶盼着有人过来抱走他,又怕让人见了说不清楚。她真是走也不好抱也不是,只得回过身躲进墙角窥视着他。她怎么也弄不明白,太太担着丢性命的风险好不容易给齐家添了根苗,为什么将军横竖不愿留这个儿子?孩子是丑了点,哭声难听得吓人,但也不至于到了非丢弃不可的地步呀?

苏叶十五岁到将军府,至今已有四年多。她嘴紧、手巧、脚勤、人缘好,将军府的琐事杂活她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既体面又节俭,因而深得将军府上上下下的信任,尤其是受到了梅芸的器重,使她能在下人中获得较高的地位。正是因为她的聪明能干,齐明才将丢弃孩子的差使交给了她。而今,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就这样掌握在她的手中,这可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她感到非常的棘

手。

苏叶杏眼看了看纷纷扬扬的雪花，北平二月的深夜，纷纷扬扬的大雪模糊了高大的前门，掩没了低矮的四合院。她理了理被风吹乱了的头发，跺跺冻得发麻的脚急切地等待着。“呜，呜……”雪地上传来的婴儿啼哭声渐渐微弱，眼看着小生命将被冻死。

不！再过一会儿我等于杀了一个人，到那时我不就成了杀人的凶手？杀了一个正需要母亲呵护的小生命。不能！千万不能！太太结婚四年才有了这么个孩子，太太对我恩重如山，平日里待我亲如姐妹，我一定要留住她的儿子，留住齐家这条根！苏叶天生的母性占了上风，她赶紧抱起奄奄一息的婴儿，顾不得婴儿身上的雪，立马解开棉袄的大襟将他紧紧地捂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他。

“哇”“哇”！孩子终于有了点力气。苏叶想他一定饿了，但除了地上的雪还有什么能给他吃的？她学着做母亲的样子将舌尖伸进他的小嘴让他吮吸。这小家伙也贪得无厌，小嘴巴硬要吸进大舌头，吸不进去就哭，实在没法满足小家伙的要求。她环顾了一下四周，大雪依然纷纷扬扬，已是夜深人静之时，胡同里空无一人。她顾不了害臊，索性撩起内衣，将自己的乳头塞进他的小嘴里。贪婪的小家伙吮吸着她粉红色的乳头，冷冰冰的小脸不停地在她丰润的乳房上磨蹭，蹭得她浑身麻酥酥热乎乎的，心里泛起阵阵异样的骚动。

苏叶抱着婴儿在胡同里徘徊、转悠，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座院子的大门前，她闪入门厅，想暂避一下风雪。门厅一盏高挂的灯笼在风雪中晃动，门前条形石级上有几对脚印向外延伸。苏叶察看门厅，两扇油漆斑驳的大门上一副“医道不分富贵贫贱，妙手诚接疑难杂症”的春联被风吹起了一个角，发出轻微的嗒嗒声。她脸贴着门缝往里边张望，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苏叶灵机一动：有脚印就有人进出，灯笼不灭说明有人还没回家。对，就放在这里！她

仔细端详着小家伙的面容,借着昏暗的灯光,忽然发现在小家伙的左耳跟还有一个绿豆大小的朱砂痣,她将它作为日后相认唯一的线索。

苏叶脱下自己身上那件淡兰碎花棉袄裹到了小宝宝的身上,将舌尖伸进小家伙的小嘴算是一个吻别。她恋恋不舍地将襁褓轻轻地放到大门口的台阶上,转身重重地拍了几下门耳迅速躲到墙角观察里面的动静。

风呼啸着,雪依然漫天飞舞……

第二章 痛寻失子

梅芸像是刚从河里捞上来似的，浑身上下都是稠粘的汗水，一床丝绒被已被汗水浸透。她微微睁开眼睛，看看床头边昏晕的台灯抿了抿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脑子里像盛着一碗水，仿佛稍一动弹就会倒出来似的，周身酸痛乏力，白净的瓜子脸显得特别的苍白瘦削。迷糊中梅芸想：苏叶呢？苏叶去哪了？在她昏迷之前一直守着她的，现在怎么不见苏叶的影子？她低声呼唤着苏叶又昏睡过去了。

梅芸和苏叶虽是主仆关系，但情同姐妹。苏叶不但勤快而且天资聪颖，自从梅芸到齐府那天起一直由苏叶照顾服侍着。

齐明本来对于生了个丑儿子的梅芸并不高兴，但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不免产生了几分怜惜。齐明吩咐石兰将小孩衣服整理好叫侍卫带两个人到郊外坟场把孩子的衣服悄悄给埋了。

已近中午的太阳照在窗外的积雪上特别的刺眼。梅芸终于清醒过来，她周身是汗，乳房胀痛难忍，伸手摸了摸身边，环视一下四周有气无力地问：“我的孩子呢？他在哪里？怎么不让他睡在我的身边？谁抱去了？快抱过来，我要给他喂奶！”在一旁的小茴香紧张得不知所措。

梅芸俏丽的瓜子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眼圈发青。顾妈理了理梅芸蓬乱的头发，接过小茴香端来的鸽汤：“太太，先把鸽汤喝了。”

“我不想喝，顾妈，是苏叶把孩子抱去了吧？快叫她把孩子给我抱过来！”梅芸顾盼着。

“小茴香，你去看看苏叶，就说太太叫她。”顾妈吩咐道。

凌晨，苏叶跌跌撞撞地沿原路往回赶，她感觉到长久站在雪地里脚一定是冻坏了，为何总是不听使唤？她扶着胡同的墙壁艰难地挪动着身体，不知道跌了多少跤终于到了将军府，忽然眼前一黑晕倒在大门口，买药回来的侍卫急忙将她背进屋里。石兰将她扶上床，煮了碗红糖姜汤让她祛寒。临近中午，苏叶才恢复了一些元气，但双脚已失去知觉，感觉不出冷暖痛痒，看样子十天半月下不了床。

小茴香急匆匆地奔进苏叶的房间，将梅芸要见孩子的事告诉了苏叶，苏叶急出了一身汗。但不管怎样苏叶还是在小茴香的搀扶下一拐一瘸地进了梅芸的房间，梅芸见苏叶两手空空，瞪大眼睛责问：“苏叶，我的孩子呢？孩子在哪里？”苏叶只是痛哭没有回话。

“谁抱去了？快抱过来！我要给他喂奶知道不？”梅芸催促着。苏叶仍然痛哭不答。

顾妈坐到床边：“太太，你终于挺过来了，多不容易啊，孩子的事你还得挺下去。昨夜我们都围在你的身边为你担忧呢。你的胎位不好，孩子没，没能保住。太太，都怪我不好。”

梅芸像五雷轰顶，大脑一片空白，眼泪顷刻涌了出来：怀胎十月细心呵护苦心经营就这么换来个“没能保住”？完了！喜悦、希望全都在这一刻破灭。顾妈从怀里取出手帕擦了擦梅芸止不住的泪水：“太太，想开点儿，今后还有指望呀。”

“不！不可能！我不信，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梅芸吼道。

“太太，你听我说，本打算让你们母子见上一面，但一直等到天亮也不见你苏醒。老爷他不想让你伤心。死娃久放房中也不吉利，大白天下葬眼目多，怕人家说闲话。今儿一早，老爷就吩咐侍

卫连同孩子的衣物全在郊外下葬了。”顾妈一脸认真。梅芸虽将信将疑,但听了一向诚实的顾妈的话也不便再追问。她抽泣着叹息道:“苦命的孩子怎么这么没福气?儿啊,你不让我见上一面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齐明回来了,未等车子停稳就下车直奔梅芸的房间。

“老爷,您可回来了,我伤心极了,孩子……”梅芸边哭边撒娇。“什么都别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静静养身,甭想得太多。”他对她多少有点愧疚感。接着,齐明在石兰的引导下破例来到苏叶那里,苏叶受宠若惊,忙起身要向齐明说孩子的经过,齐明瞥了一眼旁边的石兰连忙阻止:“哦!你什么也甭说,我也不想知道,永远不想知道!你也甭对任何人说,懂吗?”苏叶点头应允。

齐明颇感满意地回到书房,点起一锅烟坐在摇椅上闭目沉思:梅芸对孩子的死亡之事已深信不疑,她那里已相安无事。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自己没必要知道孩子是死是活,再说有石兰在场也不好细问,即便知道了又能怎样?既成事实于事无补了。苏叶不过是一个女佣,量她也没这个胆量把我的话当做耳边风。

将军府是齐明的父亲在一处四合院的旧址上改建而成的。东、西厢房保留了原貌,中间新盖了一幢五间开面的三层洋楼,院子不算很大,但布局比较合理,前院有停车位,后院是花园。梅芸的身体已基本康复后,在石兰的照顾下偶尔到院子里晒晒太阳。

一晃就是一个月,府内相安无事,再没人提及孩子的事。梅芸虽然悲痛,但也无可奈何,唯一让她猜疑的是苏叶,为什么苏叶在她醒来的时候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不停地哭泣?有啥不好说的?她决意要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

经过一个月的医治和调养苏叶的脚已基本痊愈,身体也比以前壮实。这天,她早早地起了床,梳理了总是飘到面前的头发,照了照自己的面容,趁府上还没有给她安排事儿,抓紧去看看心里

一直记挂着的小家伙。

早晨的阳光照在高高的尚未发芽的白杨树上,树影子把暖灰色的院墙分隔得支离破碎。树枝上两只不知名的小鸟正梳理着羽毛,不时发出唧唧喳喳的叫声。院墙顶部和跟部的块块斑斑的残雪给灰褐色的胡同添上了几笔补色。不知是谁家院子里的迎春花探出头来,给过路的行人播洒着阵阵浓郁的香。虽已是春天,但北平的气候乍暖还寒。苏叶将自己精心编织的粉色围巾裹住脖子匆匆出门,围巾的尾须飘在胸前,使得早已发育成熟的胸部显得更加丰满挺拔。

不知不觉已到了那家大门口,一个姑娘正在往大门上贴对联,上联为:品正性平继家业,下联是:枝发花绽谢春姑。经过一番努力,苏叶如愿见到了孩子,她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她感谢主人的仁义,庆贺孩子有了个好归宿。在回家的路上,苏叶忍不住哼起小曲。

吃过午饭,苏叶走出西厢房,沿着大厅后面的甬道来到梅芸的身边。正晒太阳的梅芸见苏叶过来心里非常高兴,但脸上还是露出生气的神色。梅芸上下仔细打量了一下苏叶,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其实梅芸在府中也孤单,每天相伴的只有那些丫环,久而久之主仆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姐妹之情。尤其是苏叶,心灵手巧,善解人意,人又标致,深得梅芸的信任和喜爱。

苏叶跪倒在梅芸面前,脸埋在梅芸双腿上放声痛哭起来,把这些天的怨屈和痛苦通过眼泪泻了出来。梅芸轻轻抚摸着苏叶的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齐明透过书房的窗户,看到梅芸和苏叶在亲切地交谈心有余悸,他深知梅芸办事的认真劲儿,这事她一定会刨根问底。梅芸和苏叶虽是主仆关系,但她俩的感情一直不错,苏叶是个弱女子,又重感情,经不住梅芸的软缠硬磨,日子一久必定会把事情的真相全盘托出。即使捂住了今天也难保今后一字不吐?倘若走漏了风